

1943
唯一進步的大雜誌

友吾

每 逢 星 期 日 出 版



土葡西三國之新動態
 用濫調迎頭趕上去
 難忘的記憶

盧炳炎
 李羽沉
 默

每册售價五角 No. 264. 32. 11. 28. 第三卷第四十九期

北平教育社發行

調。至十四日，忽然宣佈締結協定，而以亞歷山大德島供英軍使用。此舉違反中立之條例，軸心各國，均提嚴重抗議，指摘英之侵犯中立。葡之違反中立，而結果並未生效。

葡之拒絕亞歷山大德島，又是無可奈何之事。英國是出以哀的美類書之方式，才獲得成功的。原來葡國之存糧，只足數月之用！食糧之輸入，完全依仗于殖民地及外國。如果拒絕簽訂亞歷山大德島協定，英國則必不允許發給通行證運糧食輸入葡，此舉對葡之影響甚大。在此協定簽訂之前數日，葡國牙進口貨突然銳減，就是英國示威的表現。所以該協定在不得已情況下，供給了亞歷山大德島。

葡國最近頗願承于國防之增強，曾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德拉柴原兼任陸軍部長，掌陸軍及空軍，十一月初曾由葡內閣將改組之消息，將增設國防部，以葡拉柴原任部長。如此則葡拉柴之權力愈增，葡之國防力也愈強了。

葡國牙與英國有特殊之因緣，更有違反中立之行為，所以在中立國羣中，已經沒有它一席之地了。

舉世注目之土耳其

土耳其在中立國中，是最重要最紅的一個國家。如果它早就加入了戰爭，那麼第二次的世界大戰也許打不到一九四四年。它如加入了占優勢的陣營一舉手就可結束了戰爭；它如加入了情勢不利的陣營，也許借它的力量能挽回其倒。這決不是過甚其詞的；因為土耳其本身實力雖不太強，它却有着極重要的地位，並具有政治上偉大的潛勢力。

土耳其有着韃靼尼爾及博斯普魯斯兩海峽，自古即有「歐亞非三大陸之橋樑」之稱。連亞海與地中海，與蘇聯之喬治亞及亞美尼亞兩共是和相鄰接，距離蘇俄之巴統與巴庫油田頗近。蘇俄尼爾海峽不俱英國國之後門，也是德國之後門，同時也是蘇聯之後門，更是蘇聯唯一的向西之窗。地位之重要，無與倫比。在上次大戰時，英法曾極力主力經三支，企圖衝過海峽，經過數月苦戰，結果仍未如願，其險要可知了。如果土耳其早就加入軸心陣營，則蘇聯在高加索的石油供給線，立被切斷，德軍早就席捲了高加索，直接威脅近東，戰局決不會走到現在這個階段。反之，如果土耳其加入聯軍陣營，則可直攻巴爾幹，擾亂德軍後方，使之腹背受敵。

土耳其除了地位之重要之外，還擁有雄厚的政治上的潛勢力。新土耳其在精神上，政治上，都被認為是伊斯蘭的領袖。它的參戰，足以影響世界上各回教國家。上次大戰時，土耳其加入同盟國後，土耳其宣布神聖戰

爭勳節，即如當時俄漢志士出而助英，即此一紙詔書，就足引激起回教徒之狂熱，印度，埃及，阿富汗，波斯等有回教民族之地，必聞風興起，所以土耳其在政治上影響之大，也頗不可輕視。

土耳其如此之重要，為甚麼它不早日參戰以促成戰爭之完結呢？為甚麼沒有人武力破壞它的中立呢？原來土耳其本身，確有維持中立之必要，而它自己的武力雖不甚充實，却也沒有任何人敢破壞它的中立。所以土耳其在國際情勢如此複雜緊張之時，竟能嚴守中立，以迄于今。

我們知道：土耳其在經濟建設方面，雖然有賴于英美；而其對外貿易，却以德國為主，必需的工業製造品，也靠着德國的輸入。所以在經濟上，對德國的依存性頗大。而在軍事方面，英國曾與以實際之援助，曾供給海岸炮台以防守韃靼尼爾海峽，並派專家赴土建造防空設備，軍用無線電台，飛行場等。土耳其一九三九年十月，既與英法締結三國互助協定，一九四〇年又與德國締結通商協定，它對於英美的報答心與對德的依存心可以說是一樣的，所以它不願放棄中立。此外，如果早日參戰，它的本土一定要遭受蹂躪，何如坐山觀虎鬥，到了勝負大勢已定之秋，再一舉手而獲得成功呢？況且現在英美固然甘言厚幣，許以重利，即便英美幸而能勝，是否還履行此項諾言呢？巴爾幹是蘇土衝突之基點，土耳其曾表示反對任何國家對巴爾幹為勢力範圍，而蘇聯却虎視眈眈，必欲得之而甘心，所以在巴爾幹問題未解決以前，土耳其是不會參戰的。可是，一個波蘭問題，英美已束手無策，對蘇大為讓步，如果戰後布爾希維克橫行歐陸，使土耳其的權益，英法將何以制止之呢？所以土耳其之不肯放棄中立，實在是對英美的信義和蘇聯的野心，有所顧忌之處。

以上所述，乃是土耳其本身不肯早日放棄中立之原因。而在列強方面，德國也好，英美也好，對於它，也只能利誘，而不敢強迫，所以它的中立，決無被破壞之危險。土耳其的軍備，確實不甚精良，在此次大戰開始之時，竟連坦克車，重炮都沒有。可是由于幾次擴充軍備，及英美的秘密援助之結果，現在已有顯著之進展。參戰雖不足，惟觀中立却有餘。而且土耳其還擁有兩個易守難攻之海峽，一旦受到強力的壓迫，它可以把這兩個海峽交與侵略國的陸方，這樣，對於侵略者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所以還兩個海峽交與侵略國的陸方，這確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如果土耳其一旦遭受侵略者的蹂躪，則所有近東與中東之力量，如派亞拉伯主義，汎伊思蘭主義，伊斯蘭國家主義等，甚至於世界各角落的回教徒，一定要受到威脅，可以受到強力的侵略，而土耳其却是沒有這種危險的，這

是它所以能維持中立的一個重要因素。

(下接第十三頁)



美國新聞雜誌之內幕 (下)

畢旭生譯

我們日常習見許多海外的電報和著名的新聞社，在東亞的讀者常詢及這些電報、報章或雜誌的背景。這種文字就是介紹美國通訊社及新聞雜誌的概況。作者 Alfred Insekentanus 曾擔任德國通訊社 (DNB) 駐紐約記者四年之久。

商業新聞——發行數：一萬七千份；發行所：亞瑟·沙頓 (A.R. Sharton) 商業性質之報紙。一八二七年建創 (Arthur Tappan) 以半宗教性質之報紙創刊。

華爾街新聞——發行數：二萬五千份；經濟性質之新聞紙；編者為克里福斯 (M.H. Grimes)。

華盛頓郵報——發行數目：十三萬份。獨立報紙，然態度甚偏袒於羅斯福之外交政策。發行所為一猶太之銀行家及實業家，名叫麥文 (Eugene Meigs)。此報稱譽為美國首都唯一最重要之報紙。早晨所發行之紐約泰晤士報及紐約民聲報在華盛頓居民食早點的時候即可到達。

芝加哥論壇報——發行數目為一百萬份。居美國新聞紙之第二位。發行所為麥克米 (Robert R. McCormick) 氏以其獨立不倚之性格聲稱於美國新聞界。一九三六年大選之時，該報反對新政政策甚烈。四年後更極力反對羅斯福之第三次連任總統。在此次大戰爆發之前，此報銷路及中部及西部美洲，極力反對美國參戰，幾乎處於一孤立之地位。最近麥克氏被指為美國之反英者，麥氏所以能遙著潮流而行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

中部及其西部美洲有一大部分人民不願與德國開戰。第二，論壇報之精神及財政均獨立完整。他主張「美洲第一」主義，因此銷路頗見增加。從政黨方面說芝加哥論壇報可算為獨立共和黨。

芝加哥每日新聞——發行數目：四萬五千份。獨立，然甚偏袒於羅斯福；發行所為諾克斯 (Colonel Frank Knox) 現在任海軍部長之職。是共和黨之一員，羅斯福使之加入內閣，因之羅氏對外宣稱其內閣為混合內閣。許多德美衝突事件之肇因，諾氏實負其責任者。

基督教科學世界報——發行所：波士頓；發行數：十二萬份。銷路非僅美國，在許多其他國家銷路亦甚暢。印刷者為基督教科學印刷會，從其內容趣味言之，實稱稱為宗教之新開端。最近國際危險發生之初，此報會刊載表面似極憤憤之社論及短評，並且引證聖經上的話來非難「侵略者」及「國際間諜」。

但是從未明白的表示過態度。其長期讀者也從未有什麼疑慮，實則這番掩飾的說法完全是針對着軸心而發的攻擊。此報之編輯為：卓 (J.R. Drummond)，海瑞生 (R.R. Harrison)，加西姆 (A.F. Gilmore) 和比 (G.M. Patten)。

洛杉磯泰晤士報——發行數：二十萬份；獨立共和黨；編者為米切勒 (R.M. True)。

聖路易快報——發行數目：二十四萬份；獨立經營。最近之發行所為猶太人伯利 (Joseph Pulitzer) 可稱為黃色新聞之創始者。他的發了大財實賴於此。他拿出一部分錢為基金，每年在新聞界有最大的成就的人可以從基金得到一筆獎金。

期刊

北美的雜誌與期刊也像日報一樣有各種政治上及財政上的背景。美國之有圖和無圖的季刊、月刊、和週刊比世界任何國家都多，有些期刊之發行數目在百萬份以上。「文摘月報」(The Reader's Digest) 發行數目在四百萬份以上，世界上任何雜誌皆無與倫比。

還有許多種畫報，價錢很便宜，內容也無甚價值。例如：「自由」(發行數目為二百三十萬份) 除去短篇小說和一些輕鬆的文字之外，自然也有少數的高級的雜誌和期刊，但能將他們的代表思想散佈於民間。這些雜誌雖然售價亦甚低廉，然而其有關政治文字之敘述却甚巧妙。並刊之基本政策及其所以能抓住大眾心理的原因就是利用一般人舊有的思想；認為照他機是不會撒謊的。從事實上說，雖然有時是以快報的照像與文字或語言一樣地可以說謊。例如關於照片的選擇，即很容易使編輯人表示其偏見；他可以將好事件或好人攝入鏡頭，他一樣可以把壞事件和壞人攝入鏡頭，這只字看攝影師的選擇罷了。照片也是可以假造的。

除去畫刊以外，還有許多期刊其內容皆為短

請小說，主要的期刊大多數還是特別注意敘述國際間的事件。

在前三四年中這些期刊較之日報更支援並鼓勵羅斯福之參戰。

底下是幾個主要的期刊。

泰晤士——發行數目：十五萬份。發行者：泰晤士社。編者：羅斯亨利 (Henry R. Luce)。紐約上流階級月刊。如政治、經濟、社會綜合的刊物。其主要之讀者為：實業家、大企業家、金融家、專門及非專門的社會改良家。此雜誌能以科學的見地提出其意見，但偶然也有諷刺全體主義的文字。甚偏袒美國之財閥政治。

時誌——發行數目：七十五萬份。發行者：時誌社。編者：露斯亨利 (Henry R. Luce)，為露西最先發行之雜誌。露斯是摩根的一位朋友的大學同學，因此摩根財團對他的雜誌投資甚鉅。露斯的妻子即是女作家蒲絲 (Clare Booth)，不久以前入國會為議員。「時誌」是新聞週報，其內容之特作為摘錄世界之要聞，雖然有時不免輕率從事，但是也頗費心機。其政治方面雖然也是忠實地支援羅斯福的外交政策，但多偏袒於共和黨。

新聞週報——發行數目：四十萬份。發行者：葛文爾 (Malcolm Muir)。發行處：紐約。與「時誌」競爭甚烈，財政多取給於華爾街財團之投資。

生活——發行數目：二百八十萬份。發行者：時誌社。編者：露斯；每週發行一次之叢刊。是露斯所發行雜誌中最成功的一種。很受一般人之歡迎。每冊僅售美金一角，以照片記載最近發行之事件，用最佳之紙印刷。政治方面的態度與「時誌」相似。忠實地宣傳美國人的使命，使海外各國認識什麼是所謂美國式的生活。編者為親望發行數目：一百八十萬份。編者為

比 (V. J. P.)

兩週畫刊。甚為低級人士所歡迎。率直地反對軸心國家。多洛澤女士為經常撰稿人之

禮拜六晚刊——發行三百二十萬份。在費拉雷亞亞發行。讀者包括中產階層及鄉村之農民，內容主要為寓言及諷刺文字，也稍論及政治。屬於共和黨，其編輯政策孤立不倚，戰前對羅斯福之外交政策批評甚苛。戰爭爆發之際，曾公佈讀者其態度不變，但不做任何阻礙美國戰爭之宣傳。

Collier 週刊——發行二百八十九萬份。編者萊里瑞 (W. Chantry) 是位典型的美國國外干涉論者。禮拜六晚刊之競爭者，售價均為五份。政論之編者為達開傑 (W. Davenport) 與威爾基安往甚密。

文摘——發行數目在四百萬份之上。編者雷維華雷斯和利拉華雷斯 (Dewitt Wallace and Lila A. Wallace) 發行內容為文摘。發行所在紐約布利散維街。此刊物之內容均摘錄各雜誌中趣味雋永之文字。做法很成功。近年來其內容增加了關於政治或別種性質的創作。

大西洋月刊——發行數目：十萬份。編者為小維克 (E. A. Weeks, Jr.)。發行所在波士頓。是高級的文學、政治、經濟綜合刊物。戰前其內容曾發表過：「不能和希特勒作什麼事情」之類的文字，由此也可以看出其態度。

海伯雜誌——發行數目為十萬份。編者為海得門；在紐約發行。內容雖然有些保守性，其標準及類型皆與大西洋月刊極其相似。

合眾國新聞——發行十一萬份。編者為羅斯福。於華盛頓發行。為記載政府和各省行政之週刊。

時事論壇——發行七萬五千份。發行所在紐約，是極偏袒英國之半月刊。其口號在日美珍珠灣開戰七個月之前即為：「美國必勝」。路恩就是一位主要的撰述者。英國政界名流之言行常為其主要撰材之一。

外交雜誌——發行一萬五千份。編者為阿姆斯壯；發行者為外事社 (紐約)，李刊。其撰述人，大抵前多來自海外各國，只是表達軸心國之作品較少。最近五年之內，編者所持以誇誇的廣訊的交際與引進外國投稿者之事已不過是一句空話了。

國民週刊——發行三萬七千份。編者為克芝維。是高級的時事評論刊物看法偏於社會主義。

新共和刊——發行三萬份。編者為布連文，內容論及政治及社會問題，態度偏袒蘇聯。和國民週刊一樣，常有美國著名駐國外記者撰述之文發表。大多為那些記者所希望發表，而又不合乎本身所屬報社之政策的文字。

舊話重提

真正的個人主義，在於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造成個東西。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的船，最要緊的是救出了自己。

用回憶來打發自己日子的人，他的生活也就剩一些渣滓了。

人若是自己聰明了，我們的時代就會來抽的，人若是自己笨拙了，我們的時代就會聰明了。

中國公論

：你們中國人，在小孩子時，心算是很快的；對於算術什麼的，也越着倍倍；可是一到高等的數學便不成了。……

中西歷史之歸



現代五大指揮家之一

維因嘉特納

亨 五

消息傳來，他已於去年五月逝世於瑞士！

度着「一生幸福的日子，享受人間熱烈稱贊的」李茲德。他的偉大不僅僅是在音樂技術上的成就，那友愛仁慈的心腸和性格也是值得表揚的。李茲德幫助過不少困苦的青年，鼓勵他們創作表演。提拔了不少青年後進，細心指引他們的技藝。他是許多音樂家，常常引來許多音樂家，形成濃厚的音樂空氣。像「羅賓斯」的鋼琴演奏，「華格納」樂劇的演出，都是曾受過李茲德很多的指引和幫助的。

有一段這樣傳說故事：

李茲德光茫籠罩着歐洲的時候，新進的鋼琴演奏家常常以標榜是他的學生為榮。一次李茲德投宿在旅舍中，巧遇着一位自稱作他的弟子而實際並不相識的女鋼琴家住在那裏。那位女子聽到他來到的消息，即來拜見。流着淚請他寬恕她欺騙的罪過，李茲德沒有責備她，並且還讓她彈奏鋼琴，在一旁加以詳盡的指正。演奏終了，對她說：「好了！現在我已教過你的演奏，你已經是李茲德的弟子了。以後在表演的節目單上不妨標上我的名字。」

這故事一方面表現了他寬厚的性格，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對於年青的樂人是如何熱心了。

李茲德到了晚年不再常常作演奏表演，他更嚴格的挑選了幾個青年，把大部分心力用在教導他們業上。以後這幾個人都有了很好的成就。其中一個就是我們這裏要談的「維因嘉特納」。

維因嘉特納一八六三年六月生在亞德里亞海濱的薩拉市，父親是當地的電話局長。在他五歲

的時候，他的父親就去世了。以後全家遷移利格拉茲，母親親自教給他一點音樂基礎知識後，送到梅依爾先生那裏學習充分的音樂的學識。維因嘉特納在梅依爾先生的學生中是同「布索尼」(德國鋼琴作曲家)「拉茲尼奇」(奧大利音樂家)並認為優秀的學生。十六歲的時候他便有幾個鋼琴獨奏曲印出版了。

一八八二年，李茲德已是七十一歲的老人，維因嘉特納則方十九歲。那一年他已在萊比錫音樂學院從學生昇作教師，並且獲得了一份莫札特獎金。春天的時候，他由友人的介紹得以認識李茲德。第一次去拜見李茲德，維因嘉特納帶去他初期創作「幻想集」。大大為李氏所賞識，以後就常到那裏領受教益。隔年維因嘉特納完成他的「薩考塔拉」歌劇又到維馬去見李茲德，請他修正。李氏不僅自己作過一次詳細的訂正。並且還介紹與皇家管弦樂隊指揮「萊森」。從那時起維因嘉特納就留在維馬，與李氏所認為得意的弟子「拉蒙」(蘇依爾)「羅森塔爾」等共同聽取老人懇切的教誨，一八八四年三月「薩考塔拉」也由李氏的推薦得在維馬作第一次的表演。

維因嘉特納認為這一段時間是他一生中可留戀的黃金日子了！對於他的先生李茲德，他表示無限的感謝與敬意。李茲德不僅僅給予他事業上許多熱心的補助，並且還深深的影響了他在音樂上的理解和創造。我們可以說維因嘉特納以後的成功，李茲德的功勞是應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的。

就在薩考塔拉上演的同年，維因嘉特納為了生活開始去作樂隊的指揮。在這方面他充分的表現以前在萊比錫音樂學院所去過學識的才能。從此在但澤，漢堡，曼海姆，各地過了六七年的指揮生涯。一八九一年他帶着豐富的經驗和心得去到柏林作皇家交響樂隊的指揮，領導着多次精彩的演出以後，遂被人推舉為當代最偉大的交響樂指揮家。

對於樂曲的演出，維因嘉特納的清爽明潔的指揮手法是沒有人可比擬的。他能在演奏中保持着極精彩的均衡感許多眾人熟練的作品在他的指揮下獲得了更精彩的深湛的解釋。一般人公認為維因嘉特納領導所表演的悲多汶九大交響樂曲是權威的，是以往指揮家所未有的。

隨着那一根魔術似的指揮棒，維因嘉特納的聲望愈形遠播。一九〇八年他被邀請去維也納，承接馬勒的地位擔任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的領袖指揮。這一個交響樂團因此得在世界樂壇上佔有其地位。

維因嘉特納在這時期中，不時還去其他大都市作客卿的指揮表演，在倫敦紐約，波斯頓等地皆得到熱烈的贊揚。一九二七年他遷居到瑞士北部的巴塞爾，指揮當地的交響樂隊，同時在巴塞爾音樂學院擔任教授指揮法。老年他不再勤於作表演了。雖然如此，世界所公認的五大指揮家中維因嘉特納同「托司卡尼尼」，「福特溫華格」(華爾特)「孟格勒勃庫」來論，查歷最深的依然要屬他。尤其在歐洲，他的名聲是當居於首位的。

維因嘉特納在作曲方面是不如在指揮上那樣被人認識的，雖然他的筆正他的指揮棒一般活潑，常常譜寫着崇高的樂曲。但是樂壇卻未正式認他為作曲家。當他的歌劇在柏林上演的時候遭遇着極嚴苛的批評，許多人並且認為他應當把這一份精力節省下用在指揮方面。而他自己卻毫不因此灰心，一直繼續着寫作了許多交響樂曲。



飛機符號說明

· 大 ·

現代飛機之名稱及型式，多至不可勝數，一般人對此，多不明各字母記號之義意，下面，為對於美國飛機記號之說明，英德等國，也與之相似，可以類推。

美國之陸軍航空隊(A.A.F.)與海軍航空隊(N.A.F.)，對於飛機之命名法，頗不一致，茲將其記號，分述如下：

陸軍航空隊：有島格拉斯 A-20型，波音 B-17型，寇蒂斯 P-40型等。A是代表攻擊機(Attacker)，B代表轟炸機(Bomber)，O代表偵察機(Observation plane)，P代表驅逐機(Pursuer)，C代表輸送機(Communication Plane)，T代表練習機(Training Plane)。數目字是代表機型(Class, Type)的。

海軍航空隊：有F-4，PU，TBF等型，前一二個字母是表示飛機的種別，最後一個字母是表示飛機的製造廠。在海軍航空隊中，F代表戰鬥機(Fighter)，B代表轟炸機(Bomber)，O代表偵察機(Observer)，P代表哨戒機(Patrol plane)，S代表索敵機(Scout plane)，T代表雷擊機(Torpedo Plane)例如：

PB-1Y=P(哨戒機)+B(轟炸機)+I式十Y(Consolidated Co.)即康索利達泰製哨戒轟炸機I式。

TBD=T(雷擊機)+B(轟炸機)+D(Douglas Co.)即島格拉斯製雷擊轟炸機。

關於字母所代表之製造廠，茲臚列如下：

A=Blue Star Co. D=Douglas Co. U=Vought Sikosky Co. B=Boeing Co.

F=Gramann Co. Y=Consolidated Co. C=Curtiss Co. M=Martin Co.

美國軍用機，還有各種俗名，都是表示機種之特性的，如戰鬥機之有「空中毒蛇」，「野馬」，「霹靂」等，輕轟炸機之有「輕旋風」等，重轟炸機之有「飛行堡壘」，「飛行巡洋艦」，「飛行戰艦」等，一看名字，就可以知道它是那一種軍用機。我們知道了各字母及數字的義意，我們對美國的軍用機的型種名稱，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和歌制，這些作品證明了維因嘉特納在作曲上容或不是個天才者，但是他卻有很好的作曲能力的。「庫里斯」曾批評他說：「維因嘉特納的作品中有着許多不同的樂聲上的伏點，有的時候他也作出超乎技術之上的卓越表現。」

在樂曲風格上，維因嘉特納沒有多少他獨特的創見，他是應劇團在古典派的。多年的指揮經驗，由前人傑作理解中得到許多的模範，深深的浸潤在過往的作品中產生折衷形式古典樂風的作品，他自己也承認「勃拉姆斯」和「斐迪士」的作品給與他極大的影響。「阿拉特曼」也說：「他的宋曲形式和結構是絕妙的，在優美的情調中發揮他高超的能力。」那只是「一個空洞的讚賞而已。」

樂曲創作之外，維因嘉特納還有許多音樂理論的著述，一八九二年他發表一書以「卓越的指揮家」為名的小冊子，附說一般幼稚無能的指揮者為增加樂曲的表情，盲目的做某「世不久的指揮家」并露「隨意將拍節增長或減短的不當。極得樂壇的重視。以後更有着許多關於指揮技術和樂曲理解的文字發表。最著名的伴隨着悲多漢清澀的分析，維因嘉特納要算是同時代很出色的一位。他還編輯過不少名家樂曲集。其中以斐迪士曲集最為齊備。

維因嘉特納平日起身是極早的。每天在四時左右朝未露的時候就起床了，從那時起對八點半鐘早餐那一段清靜的時光他完全用在作曲上。早餐以後其餘的時間或是預備音樂會的表演，或是教導學生，評閱新進作家的作品。所以他自己說：「一天之中，只有早晨的時光是我自己的。」

回憶過去的生活，維因嘉特納認為有四件事生動的印在腦中是他終身不能忘懷的。第一件是一八八二年華格納樂劇「帕拉希弗洛」在「巴瑞特」上演的時候，他去拜望這偉大的藝人，會得到華氏親切的鼓勵。第二件就是他與李茲德那一段可貴的師生情誼，這期間他認為最榮耀的是一位。

幾年來世界為炮火所瀰漫，許多的文化事業都無形停頓了。即使有些事情發生，我們也難得到豐富確切的消息。對於這位音樂家老年的生活情形沒有更多的材料可以報告。近來傳訊他已經在去年五月逝於瑞士。無疑的，這又是音樂界一件不小的損失。

這以指揮聞名的音樂家留在人間間的，在創造方面有五個交響樂曲，四個歌劇，還有交響詩，協奏曲，絃樂四重奏等。在指揮方面有十幾套早期收錄的交響樂曲唱片。其中悲多汶的九大交響曲，除去第三第五第六幾套常演奏的以外，像第八交響曲，第九合唱交響曲仍被認為是極優秀的唱片。

病人和醫生

北 異

有一天到表兄處去閒談，山南海北的說了一大陣，偶而把話題說到「醫學」上來，我覺得在自由職業中，做一位「醫生」既能自救又能救人，到很合乎理想。當時，表兄聽了我的意見，連連搖了一陣頭，他說：「幹不得，這一行最討厭不過！」我聽了真有點莫明其妙，為什麼做「醫生」這一行最討厭呢？表兄慢慢地給我解釋了一次。他說：「凡是當醫生的，十之六七都和土匪一樣！請你不要認為這是胡說八道，你想想看，沒有病的時候，我們求不着醫生，有了病，本身就足夠倒楣的了，職業也做不了，飯也混不上了，尤其是在這種米珠薪桂的年月，天天工作還混不上一家大小的吃喝，一生病，一停工，苦楚更要加倍起來。不找醫生診治，病是一天比一天沉重；找醫生診治吧，好，你算是給老虎送食去了。門診兩元是少的，有的十元左右，一劑藥少則三元左右，多則五元以上，如果少病的重一點，請醫生來寓所出診，好，車資幾元，出診費幾十元，多則幾十元，診斷上三天還不知是什麼病好了，就是到了五成好的時候，你核計核計吧！診費車資和藥費，大約已經打破百元大關了吧！還得說是給窮小子們看病，如果給闊大爺們看病，千元大關也得打破了。反正你求到他手下時，刀把就操在他手裡了，你就低下頭去擎著接藥吧！是新立決，還是凌遲，還是剮千刀，這就看著你的油水多少，和醫生的心腸軟硬如何了！」

「所以，我時常對做醫生的朋友們說：你們總是土匪，你們是拿著病人們的病做武器的。那做不是乘人之危來綁票勒索的？有的光怕病人好的太快，跑了財神爺，有的光怕病人的病不重，吃的藥太少或太便宜，於是恐嚇威脅，無所不用其極，誇大其詞的把病狀說了個天翻地覆，不等你說完，病人已經嚇去了三魂七魄，三分病反到升成十二成了！醫生們吃「皆大歡喜」，當然，這一個「肉頭」算是又吃過了一頓……」

聽了表兄說的這一套過分刻薄的話之後，原來對所有醫生都特別尊崇的我，也有點對某一部分的醫生們懷疑起來！真的，這樣的醫生是不少，所謂深明「生意經」的醫生們，的確是這末幹。這還是好的醫生，更壞一點的醫生，却是欺騙瞎詐之流，根本不懂得什麼叫醫學，連醫學常識都沒有，也居然是什麼名醫，或什麼博士的胡鬧一氣，尤其可恨。這一行人俗稱「吃戈念」，完全是仗着皮毛相來唬人，證明書，證件，文憑，條片之類，應有儘有，出入國門，不但騙同胞，還騙世界各國的聰明人和糊塗蟲，他們還專會吃「腰纏萬貫」的人們，「生意眼」之高明，「生意經」之熟練，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其實他連漢字都不認識，却會翻攔子，利用攔子上的成語，譯有許多國的文句，居然也能和外國人談一陣。像這一類的醫生，比土匪還得厲害上千百倍吧？病人犯到他們的手下，只有「聽天由命」了！

其實，你仔細想想，「吃戈念」與庸醫的開「診所」，所差的只是一個名聲，一個是路剝而已。如果他們真是「不懷著殺人滅族的心不用當醫生」的人們，我們除了不生大病之外，只有任人宰割了！

事實上，救人的醫生並不是沒有，而且很多。雖然我們遇見的竟少到鳳毛麟角的程度，

那究屬算是我們倒楣，沒有去慎選，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好醫生一位也沒有呵！救人的醫生，他們對病人是有同情心的，時刻的給予病人以安慰與快樂，不但不宰割病人，不乘人之危，對於貧困者還予以扶助或施捨，慎重將事，在精密的診斷下，很快的就可以判定病名，用最少的藥味和藥劑，就能起死回生，真是着手成春。病人不用吃藥，看看藥方就好了二成，一聽藥價又好了三成，醫生解勸安慰了半天，又減去了三成，這一身病不用吃藥就算好了八成，藥劑調理了很恰當，吃下去沒有不藥到病除的。尤其是在幾乎人吃人的年月裡，病人都希望這樣的醫生給治病呢。但是，話又說回來了，這樣的醫生一定也得落個窮死吧？像這樣的醫生，大約只有餓鬼群中的鬼王才能擔當這個角色呢！

生活這一條毒蛇，時刻的在吐着細舌，探索她的犧牲品！人，在她的跟前不知已經有多少變節屈從的了！為了嘴，為了一家大小的嘴，無論怎樣努力掙扎也填不滿的嘴，不填是不成的，為了填，而演出著人吃人的血劇的，已經數不勝數了！你不吃他，他就吃你，在生的鬥爭中，醜惡，罪過，孽障，殘忍，冷酷，血戰……都映現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這是人的罪過呢還是時代的罪過？

無論如何人是理性動物，艱苦的時代只是暫時的，過渡的，特殊的，非常態的，人性的存續與發展，還需要人們良知的奮鬥。不只是病人和醫生間需要著正義和熱情，用人類愛的偉力，連繫著每個人的情感。同時，整個世界上的人類，尤應普遍的掏出熱誠與愛來，把整個人類溶化在和樂親愛的氛圍中。殘忍的互相宰割，絕不是人類間應有的現象呵！

本報印刷數量有限，
希望讀後轉傳贈閱。

人間的愚蠢

胡雲

罵混蛋的混蛋

電車已從站上一開出去，但開過十字路口又遇見紅燈，只得再停下來。車過了站是無論如何不能再開門讓上來的人；恰巧有幾個剛剛趕到的人，看見車停着，就要求上車。售票人擺着手表示不允許了。車下面的人們却還在車門邊擠着擁着企望登車。像一群蝗在玻璃窗上向外飛碰。

忽然這堆人裡面，擠出來一個態度威厲的人，襟上扣着什麼機關的徽章，手裡提着手杖，其勢凶凶的把手杖指着電車裡的售票人，質問何以車裡有空位而不令登車。售票人只有不與答里。

但這樣不答里更觸怒了那位老爺，破口大罵「混蛋」不休。好像意思是「本老爺來了，車上正有空地，不允登車，真太混蛋了！」

跌子和笑別

雨，才下過一陣，小胡同路心邊只有彎彎曲曲的一條較乾淨的道兒，這時，從東西兩方向，騎過來兩輛腳踏車。乾淨的道兒很窄，只能並肩過兩個行人，却難容錯兩輛車，但是騎車的人，誰也不想早在遠遠的下來；而到了將碰頭時，誰想下車也再來不及了，並且誰都嫌

污了自己的鞋襪，到跟前兩輛車由兩個騎車人南見北駁，終于還得撞在一起。北邊的向北面泥水中倒下，南邊的也向南面泥水中倒下。

兩個騎車的人扶起了車，你瞪着我，我瞪着你。怒從心頭起，倒在南邊的罵北邊的瞎了眼，倒在北邊的罵南邊的不會騎車，從東來的說從西來的騎得不對，從西來的反責從東來的早應當讓路。——兩個人都把冒了泥濘而出門所爲了的要緊事情丟向腦後了。

要不是看熱鬧的人擠攔來逼住了這兩個騎車人，也許他倆早大打出手，泥濘共掌腳齊飛，衣衫與污水一色了。

不少看熱鬧的人也忘了自己腳下的泥濘，更忘了自己的事務。有兩個自覺聰明與世故的路人，在竊笑那兩個騎車人的愚蠢和執着，但誰料在得意忘形中，他倆也各自踏了滿脚泥，沾了滿身污穢。

爲了交通秩序安全而發生的混亂

慢了一輛電車，前面的速度減了，後面的人們像一窩蜂般的亂着。從電車開來的同一方向，一個人很得意的騎着腳踏車鑽了來，他像是滿不在乎的預備倒個行人似的要超過電車前頭去。但是爲了躲避一個行人忽然的一閃，他的車却閃到電車的身上了。

電車已停止，電車司機人也被警察帶了下來。人越來越多，街上越來越亂。本來是爲了交通上安全的責任問題，電車司機人被帶往着；電車也就只有停在那裡，車上的乘客有的往上下，路上等車的人又有的打算登車。這輛電車後面趕上的電車也停聚下來。街路上其他的車輛行人等等也完全堵塞住了。——大的混亂，大的擾亂！在這爲了維持交通安全秩序而發生的大混亂中，某人的東西可以被扒手扒去，某人的身體可以被碰撞受傷，某老太太的衣服可以被撕破，某家的小孩可以被擠丟了……

這樣也許一刻鐘，半點鐘，以至於一二小時的亂下去。倒在路心的騎車人被嘆惜着或者被笑着；電車司機人被車中坐着自己在抱怨着；警察們在一度忙亂與疲乏以後反交手在消閒着；路人們在驚奇着，興奮着，幸災樂禍着，交頭接耳着，欣賞新聞着……

一切一切的人，對於受了傷倒在地的騎車人却都不去答理。沒有陌生的人會而且敢扶起他，看他到底傷得怎樣；沒有負責的人想去找醫生來如果是需要的話……

但是受傷的騎車人，終於醒來了，（也許是覺得等的耐煩而且想不出可以委過於人的理由來，就不再想假裝以買人的同情並造成事件的責任了。）他動轉了，動轉着，爬起了，爬起來站定了。守衛的警察走前去，大概是問他是否有何問題或要求吧；但該等問話，那抹了頭皮破了的血，再拉起破損了的腳踏車，那車已經高聲的呻吟着「借光，勞駕！」而倒開了混亂的人堆要走了。

這樣，警察也就不再作什麼交待過節；但拿緊木棒，機械的揮動人羣，開始驅散（那也許有許多的正事的）閒人。電車司機人也輕鬆的被允許的回到車上去！他在抱怨與生氣之外，是覺得這樣的站在路上涼爽的休息了一氣也是可消散了一場莫名其妙的混亂熱鬧，終于莫名其妙的消散了，使人反覺寂寞呢！

用濫調迎頭趕上去

李羽沉

像一碗一碗的「高湯」的濫調，
就是進步的表示，謹此奉聞。

環境改變得太快了。幾千年來我們那些傳家法寶，差不多都已經應付不了這激進的洪流。「列子御風」，御他的風去，我們不必較盡了腦汁，想辦法去解釋，也不必妄想天開說那時候我們已經有「國產飛機」了。二十世紀的新學問，新知識實在太多，真叫我們「一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之感。據說：我們現在的文化程度，還是從農業社會崩潰到工商業社會的「過渡期」，可是那些老前輩們，早已從新的崩潰裡，走向另一個發展的方向了。我們老在後面追，多少年纔能趕上，這是個問題，老趕不上，何時纔能和別人並駕齊趨，以圖自存，也不能想。於是，這些年來，人們的口號是「迎頭趕上去」。乾乾兢兢的在遠處一等，或是迎頭一擋，以逸待勞，事倍功半。因此，我們可以不用發明飛機，製造飛機是如何的困難，反正買來應用就是了，這是頂標準的「迎頭趕上」。

自從「迎頭趕上」這辦法通行以後，許多問題都可以應刃而解了。別人發明，別人製造，我們買現成貨，這還不算，別人在那裡費了多少時間與精力，去研究一個甚麼問題，一旦公諸世人，我們也就不問三七二十一的趕上前去，鬧得我們「好像」在任何一方面均不後人，雖然只是「好像」而已。

拿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來說，世界實沒有多少人真能澈底了解，在中國自然更不易找到，然而我們卻可以看見許多人，「迎頭趕上」也與與相對論，甚而全於隨便談談還不算，簡直就要打倒「我」會拜讀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打倒相對論」，理由是：世界所以壞，是因為人們都以為壞是相對的，連侵略主義之形成，也是相對論作祟之故。

不過，一般人確實沒有研究過相對論，對於「打倒相對論」——相對，絕對，有時相對，有時絕對，世事不得一概而論云云，諸如此類聽來極為耳熟，引不起任何「經過」大腦的反應的偉論，或竟毫不客氣的都被列入「濫調」之流，一般人的知識程度有限，不也只好如此麼？

總之，相對論研究究講的是一些甚麼東西，可以不管它。有人若以為自己的頭腦敏捷，感到「似乎」已經洞悉其內容的時候，就可以「迎頭趕上」與以痛擊。

英勇果敢的同胞，一拳打倒了「相對論」，則其他一切，都可以不在話下，無所憚忌的暢談一切了。小至「如何修飾你的睫毛？」，「如何對待你那晚歸的丈夫？」（注意：這都是我們的婦女問題）。大至人生觀，社會論，政治經濟心理等一切問題，凡是不見於「子曰」「詩云」的，真不一律迎頭趕上，只要大爺，大奶奶，少爺或小姐有那份閒功夫，有那種閒情雅興，茶餘酒後，談談不妨，灑筆而記之呢，就可以堂堂發表，自己因此成了作家，並且還將有貢獻於文化。

我們的國策專家說：今日的國際衝突是主義與主義之爭。（這比「因為」「所以」應用得還普遍）。

我們政治學者說：自由主義，功利主義落伍了，新興是全體主義。

我們的軍事專家說：現在的戰爭是總力戰，消耗戰。

專家之外，另有一種萬能博士，以孔二先生傳道的風姿出現，解答一切人的任何問題，當我們一般知識有限的人們，提出問題時，例如：「先生，我有這樣一個問題，實在解決不了。您給想個法子吧。我真佩服您的知識廣博，經驗豐富，您一定肯幫忙吧？」於是博士便開言道：「你的問題看來好像很複雜，其實相當簡單，要是這樣辦呢，或者不大好，那樣辦呢，又不方便，我看暫時你還是先健全自己吧！好好找點事作，前途仍是光明的。」得，這問題就算圓滿解決。

說到這，我想起七八年前，北京這有一位某大學的教務長，為要應付學生代表的困難問題，自己創造了一種談話公式，其式為：「我想，大概，也許是；①不過，或者，差不多。準此，則製造濫調也可以應用科學方法，百無一失。試舉一實例以明之：

設題：論早婚與晚婚。（自然論什麼都行）。主旨：無甚主旨，不過文章一定要寫，寫文章本身就是目的，發表的意思是讓別

過了兩天各物小落，我又買了點東西，於是空了的倉庫。漸漸的又堆滿了雜貨；點心部增加了巧克力，這是獎勵經理人！我！辦事有才能，有胆量的這一「部」也因此改成了經理食堂。

有一天，一個大雨天，有六十多歲的老頭，來到我們櫃上賣洋火，他眼裏的紅絲一條一條，挺老挺深的，也要哭，但是忍住了。

「多少錢一包？」賬房問他。

「五元」直接了當的回答。

「行，都要吧」財迷的賬房，看見這是便宜事，來了一個更爽快的決定。

「五元？」我一奇怪，「你多少錢本錢？」

「七元」

怎麼賠本你也賣？」

「存主把貨囤積起來不肯賤賣，進價也就貴了，可是這兩天跌了一點，沒有人要，本來賠本是不願賣的，家裏幾口子還等着我回去……」他一針見血的刺進了我的心臟，「不是有很多的人不願別人死，發人見血的，吸着成千成萬，甚至整個……」這一句話，重重擊在我的心上，我不由自主的跑上樓去，從牀底下拿出洋火棒子舖……又匆匆的跑下樓來。

「小李，你幹甚麼？幹甚麼？」老張急喊着。

我與吝嗇

近來有人說我吝嗇起來，我非常不解，心裡也悶悶得難過。

吝嗇，原是指用錢不慷慨的人而言，如今有人把「吝嗇」二字加到我的頭上來，自我於用

「我現在才真的有點精神失常，因為惟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不會預謀殺人呢。」

「小李，小季，你瘋啦！看誰，別放，別放。」

「不放？我不放它們，良心放不了我，那一羣飢餓而死的鬼放不了我，拿去吧，都拿去。」

「當然，他錢不夠可是興奮得舞得我忘了計較這些，最後又慢慢的走上樓去拿了僅餘下的巧克力一塊一塊塞在嘴裡。」

獎勵經理人！奸商！走上覺悟之途！！

慶祝這個人！好商！走上覺悟之途！！

於一月前，辭了職務，去上海圖發展，我很難過

對自已很不錯的朋友，却這樣匆匆的分別，別日，送他上站，我對他說：「老張，賣洋火的那個老頭子底可憐，給了我一個很深刻的自責，而且……」

而只……自己的享受，去吸着已有貧血病的人底血這也太殘忍的事。」也含着淚點頭說「是。」

至於以後他是做得到呢還是做不到呢？我就不知道了，不過在他的含淚眼裏確也有着覺悟的表示。

青空

錢上不比先前慷慨了。說來這話似也有所根據，原因是年來事業的無進展，而物價却在日日高漲，生活無形中亦日益感到艱難起來，對外間友朋之情誼的聯絡自然無暇顧及了。積日累時，結

果得到如此一個美評！

我的確很感痛心，因為我生性可以說並不吝嗇，只是最近來之生活問題使然。

我認爲金錢固然需要，但友情却更需要，因爲錢可以給入愉快，幫助希望與歡樂；以有限的金錢來換取友情，確是值得的。所以以往生活較容易之時，我總喜歡時常約些朋友來聚會，開話，買些他人喜愛的物品送與他人，這些事情引以爲樂；且並未希望他人的贈與。然而這些事情在目前的生活之下只可稱爲「奢望」了。可是對我「吝嗇」的評，才也不使我感到交誼的失敗而痛心和以往見解之誤。

想到這裡，覺得金錢實是世界上最偉大，最需要的一件東西。看，當你病了，它可以使許多有名的醫生來爲你醫治，買回生命；當你要有事急於要去他地辦理時，它可以使你坐上飛機或火車，在規定的時日之內，到達目的地，推翻了昔日「寸金難買寸光陰」的論調；當你失業的時候，它可以去各處運動，而使你很快的又得到職業，其或得到較前更好的職業；當你與人交往的時候，它可以使你與彼此的情誼更緊在一起；在日前，假使你是個無知的人，它可以使你馬上得到一張皇皇的大學畢業證書。它可以使許多人來向你獻媚；它可以使你的身名高拾，得到贊揚，尊敬與榮耀；如果你不惜金錢，在此饑饉的今日，施放一些食糧與棉衣，還可以被入尊爲大善士，總之，金錢可以使你安適；使你身體強健；使你沒有飢餓；沒有勞苦；沒有煩擾而使你快樂。所以金錢可說是世界上最偉大最珍貴的寶物了。

今後我也要竭力節省用度來開始積蓄了，因爲「積蓄防貧」是實際的；由於經驗所給予的指示，「積蓄防貧」也是很重要的事。我不再需要那些狼狽般的友情。

「吝嗇」這估計，恐也不易消除，那麼就使它長遠的保留下去吧。(A)



夜鳥

東年

在一個添黑的深夜裏，天上沒有星也沒有月。

「這是何等鬱悶陰暗的宇宙啊，其要也看不見，即便是一縷希望的曙光也被黑夜蒙蔽了。……」

一片森林裏的樹梢上，群棲着各種類的鳥鳥，有幾隻也有燕雀，大家都被黑暗迷住了眼睛，失去辨別力，所以彼此之間還能保持暫時的安靜，一齊忍耐着陰鬱的壓迫，可是終有一隻喜鵲氣悶不過，於是便這樣大聲呼喊起來了！牠似乎還記得去開飛翔的舒快自由。

「少多嘴！你不會乘這黑暗的機會一覺嗎？」老成持重的聲音從鄰近一棵樹上傳近來，這是一隻烏鴉被吵醒了，惱怒地打着沙啞的音調向這喜鵲斥責着。聽不到什麼反響就又安適地打起鼾聲。

林中頓時呈現一片可怕的寂寞和悽涼；但仍然是漆黑如墨。

忽然，另一株樹上的啼鳴鳥，像覺察到什麼似的狂鳴起來，伸出頸項婉轉地唱出依稀有韻的歌句：

「嗚嗚，黑暗將退淨，光明就要降臨！
嗚嗚，在東方，在東方
迎接邁進光芒的太陽！」

「天亮了，天亮了！」麻雀們全鼓噪起來，以為天果真亮了。

剛睡熟的烏鴉驚慌地從夢中張開眼，依然漆黑，心中便捺耐不住，遂提高沙啞的喉嚨叫道：

「輕浮淺薄的東西們，天亮了跟你們有什麼關係？你看不見連人類都正齊睡覺嗎？」

「唉！天亮了嗎？這時正當深夜，難黎明還遠着呢！你看這是何等黑暗的宇宙啊！」喜鵲帶着一半感傷的語調這樣說。

「嗚嗚，天就會亮的，你看東方的天上，有曙光微微動盪，在明光照耀之下，可任你自由地翱翔！」

啼鳴鳥簡直歌興大發，毫無顧忌地快要啼破喉嚨了。

「親愛的，低點聲吧！你知道在黑暗裏歌誦光明是要被人咒詛的嗎？」

「不會的，牠們絕不會咒詛光明的！」

沉默了一下，林中發出格格的翅聲，像狂風吹得樹葉沙沙地作響，一羣鳥中立刻嘩的一聲發出警戒，麻雀們都縮成一團打着寒噤。

雖然瞪圓眼睛，但在黑暗裏什麼也辦不清楚。

又暫時靜了片刻，林的深處忽然迸出粗暴的威嚇：

「還妄想著光明嗎？其實從我有生以來，根本不曾見過所謂光明是什麼，你們這羣卑鄙庸妄的東西！哈哈……」

「貓頭鷹！不好了，狡猾兇狠的強盜來侵犯了！」聰明銳敏的紅翎雀首先狂叫起來。

於是恐懼的氣氛籠罩了整個森林，鳥群的秩序立刻大亂。麻雀紛紛地向四處飛竄，喜鵲和烏鴉一翅便發出撲撲的大聲；彼此在黑暗中裏互相撞擊着，拚命狂叫着，全然覺察不到該何所適從了，無亮光的地方竟不許他們活動，甚至連跳出來強敵的詭計看來都不可能了。

過了一個時辰，林中才逐漸平靜下來，到底那隻烏鴉遭了惡果的毒手，犧牲了性命，牠們既看不見，當然絲毫弄不明白！或者強盜仍在旁邊窺伺，說不定什麼時候又來捕殺牠們的同類呢。

但一剎那後，牠們便忘了禍患，自己却掀起爭執來，大家都歸罪啼鳴鳥，說牠不該唱出光明之歌惹惡鳥的氣憤。

老鴉更不滿意，不但被獲獲了清睡，而且飽受驚慌，所以喃喃地惡語着。

麻雀們只發出嗚嗚嗚嗚的聲音，便是交頭接耳，細碎地談論着。

可憐的啼鳴鳥暫時閉口，棲在樹尖上，翹首遙望着東方，只有那裏或許會給他一些安慰和期待。

東方已透露出魚肚皮色，啼鳴鳥的眼睛睜得更大了。

太陽的芒終於不可抗拒的射遍地平綫，那烈焰紅的陽光籠罩了大地，驅散森林裏的黑暗，肅清了鳥類疑懼的苟安的心理……

這時啼鳴鳥早已鼓着翅兒飛出森林，張開巧妙的小嘴唱出玲瓏愉快的歌句：

「神聖的光明，終於驅退遍佈世界的黑暗，喚醒萬物的迷夢！讓我展開矯健的兩翼，飛向無窮深遠的長空。」



校長與賊

森

「校長！」唉！自從他當了校長，就趕上現在這種年月，倒不如他當年做和任教員時生活安適。

近來校長的確瘦多了，家裏老

小五六口人哪！雖然他自己尚獨身未娶，哪够嚼飯的？

夜裡，校長愛聽聽無線電，本來偌大一個學校，除了工友之外，



小學生的日記

盧子

傍晚雨止天晴小妹妹跑到才搬走的院部陳家的產裡去參觀空房子。由地下破紙堆裡檢出米幾張畫片和幾屋字紙片，大聲地讀着玩。偶然聽見了幾句，都是有意思的話。忙從小妹妹手裡要來看，原來是陳家小孩子幾頁日記，不知為什麼撕下來又忘記拿走了。裡面所說所記都頗天真可喜，很可描

就只校長一人住着，每夜燈下，開開收音機，一方面可解解悶，另一方面總希望聽點好消息甚麼的。說來也巧，這夜因公事忙，校長燈下辦公，關上了收音機，聚精會神，埋頭苦幹，四周靜得連紙掉到地上都聽得見響。這時有十點左右，猛聽隔壁教室裏，地板響動。校長心想：給賊又來搗亂！原來前幾天發生過一次給賊跳地板，校長繼續工作，地板又響了。「唔！老王！」校長叫了一聲「你到×年級教室去看！」工友老王老眼昏花，顛微慢慢走到校長房「沒事，校長，甚麼也沒有！」

十一點多了，校長公事辦完，隔壁房又響了。「老王！拿個亮來！」校長又叫了，這次兩人同到×年級教室門口，看屋中沒人，忽然校長瞥見自己腳在窗外的一雙鞋放在門後了，他心想：「孩子們真淘味，破鞋也往教室拿！」他隨手拿

起鞋來，卻見旁邊一塊水印，下意識想到：是值日生洒的。聰明的校長，又何嘗料到其他！

夜半了，校長的房門忽然那麼一響，「誰呀！」校長恍然了「唉！我真沒想到，你會打我們這學校的主意呀，我們除了一點破本子，爛卷子以外有甚麼？我們還向學生求點麵，熬粥喝都不够，你來這兒怎麼着？趁早到別處去吧！如果天不這麼冷，我起來開開門，咱們兩個商量個辦法過冬！」校長說完，停了一會，又坦然睡去了。

第二天早起查看，×年級窗戶大開，校門也敞着，甚麼桌，椅，紙，筆，本，旗杆等一絲未動，卻只見×年級教室裏多了一攤人屎。據說賊走到不屑於一偷的地方，自認倒霉，總要留下一攤屎，表示他的喪氣。無疑的，他走出校門時，一定默念道：「他媽的！比我還窮！」

畫出兒童底純潔無邪的心境，同時倒把成人們的心反映得淺薄幼稚起來。底下面便是這幾篇日記的內容。

十月二日(星期五)陰天——

今天晚上聽錦叔講安徒生童話，是醜小鸭的故事。真有趣味極了！牠沒脫落羽毛時到處被人欺負，太可憐了！後來牠變成美麗的鶩，又有那麼快樂。錦叔說完故事告訴我，不要看不起人，也不要欺負人，因為世界上像醜小鸭那樣的人很多。那是個多麼可憐的孩子，人家正在過快樂的新年，她凍死在雪地裡。我聽完心裡非常難過，真想哭！

十月三日(星期六)晴——

我由學校回來時，爸爸媽打架了，也不知因為什麼，撕了一地的碎信紙，還有女人的像片。我很害怕，也不敢言語。後來爸爸罵了媽一句：「天生的糊塗東西！」披上衣服就出去了。爸以前不是告訴過我：人不許罵人嗎？怎麼他今天罵媽媽？媽生氣極了，倒在床上流着眼淚半天也不起來，後來我把媽勸好。吃晚飯的時候爸也沒回來。媽就對我說：「你爸爸回來時就說我沒吃晚飯。」真奇怪！媽不是昨天還和我說：「真奇怪！媽不是昨天還和我說：又教給我說假話呢？我不明白，可是不敢問媽媽，因為怕她又生氣。」

十月四日(星期日)晴——

天早晨起床之後，我看見爸和媽不生氣了。爸昨天晚上什麼時候回來的。我聽不見，爸和媽的臉上都笑嘻嘻的。我希望以後他們不再打架。

下午我讓爸和媽帶我上公園去玩，爸爸媽說不去。我沒法子就到街上找小賣去玩，媽把我叫回去說：「不准和野孩子一塊玩。」我問媽甚麼是野孩子，她說不上學的就是野孩子。我說小賣每天在簡易小學上學天學。媽又說品行性情不好的是野孩子，我說小賣品行性情都很好媽瞪起眼大聲說：「我說是野孩子就是野孩子，不許你同他在一塊玩！」我不敢再說什麼，可是我總是不明白怎樣才算野孩子呢？

晚上錦叔來了，我偷偷問錦叔野孩子怎麼講。又問像小賣那樣不是野孩子，錦叔聽明白了，就笑着說：「什麼野孩子沒錢的孩子就是野孩子。我不是給你講過賣火柴的小女孩嗎？那就算野孩子了。我聽了覺得野孩子真可憐極了！」

十月五日(星期一)晴——

今天學校裡發回月考國文和本子。先生特別誇同班張文的國文好，以成績好，是全班第一等的好學生。因為我跟他學。我氣的不得了，因為我親眼看見江才和張兩個人換草稿來着。他替他的國文，他替他的算學。先生沒看見他們犯規矩不如他們好。真不公平。這叫我們跟他們學，真是可笑說出來。

我々の夜



林檎

庫文村藤

太郎よ。お前は今、田舎の方で毎日元氣よく働いて居ますか。父さんの側には次郎や三郎や末子が前の晩(一)をしながら暮(二)して居るでとを思出して見て下さい。お前から来る手紙を読むのを、家中みんな楽しみにして居るでとを思出して見て下さい。

どれ、父さんはこれからのいろいろ胸に浮んで来ることをお前達のために書(三)をつけて見ようと思ひます。父さんは今、お前達に聞かせたいと思ふ獨逸の方のお話を一つ思出しました。先づそのお話から始めませう。それから他のお話に移りませう。

三人の兄妹の子供がありました。兄の子供は林檎を一つ持つて居ましたが、弟にそれを呉れたらどんなにか喜ぶだらうと思ひまして、弟のとこへ持つて行つてやりました。ところが弟の子供はまた、小さな妹にとそれを呉れたらどんなにか喜ぶだらうと思ひまして、兄さんから頂いたのを妹のとこへ持つて行つてやりました。さうしましたら、小さな妹は自分でそれを食べてしまつた。お前は、「わたしはこれを母さんにあげませう。」さう言ひまして、その一つの林檎を母さんのとこへ持つて行つてあげました。

子供等の母さんは大層よろこびまして、自分の女の兒を抱(四)きしめながら、

「神さまは、お前達と一緒に居て下さる。」

と言ひましたさうです。

なんと、親子や兄妹がこんなころもちで互ひに暮せたら、どんなに幸福でせう。

蘋果

莫家駒译

大郎啊！現在你每天在鄉間很勤勉的工作着嗎？在父親的身邊次郎三郎及末子居常談念着你的事而過活着，你想想看這種情景吧。家人看你所來的信都以爲樂的情形，你想想吧。

噯、爸爸現在想把浮到胸間來的種種事情寫下來留給你們。

爸爸現在想起一個要告訴你們的德國的民間故事。先從那故事起始罷！然後再談到別的。

聽說有兄妹三個孩子。哥哥這孩子拿着一個蘋果，想着若是把他給了弟弟有多麼好啊！就給弟弟拿去了。可是弟弟這孩子又想着把他給那很小的妹妹拿去有多麼好啊！把從哥哥那兒拿來的給給妹妹去了。這麼一來很小的妹妹自己並不吃「我把這個贈給媽媽吧！」繼續說着就把那個蘋果給媽媽拿去了。

孩子們的媽媽很喜歡的一面緊抱着自己的女兒一面這樣說「神仙哪！和你們一樣的享受吧！」

父子兄妹哪若是用這樣的心情互相過活，是多麼幸福啊！

譯註 (一) 噯——談念之意

(二) 暮して——過活着

(三) 書さつて——寫出來之意

(四) 抱きしめ——緊緊的抱着

My Friend

What Civilization is Not

By Clive Bell

Respect for the rights of property is not peculiar to civilized societies. That the brutes have no such respect is true, neither have they flint implements; savage human beings have both, which distinguishes them from the brutes but does not make them civilized. Flint implements and respect for the rights may be means to civilization; but no more than flint implements can a sense of those rights be considered a peculiarity of civilization. A contrary opinion has been held by many rich and thoughtful men; but Westermarck tells us that numerous savage tribes have as nice a sense of mine and thine as any English magistrate. Theft would seem to have been almost unknown amongst North American Indians till the coming of the Whites, who, in justice be it said, did their best to counteract any moral laxity they might have imported by sending missionaries to remind the natives that eternal punishment awaits those who break the eighth commandment. It must not be supposed, however, that a belief in God and a future life is confined to the civilized—not here have we our first characteristic; on the contrary, most savage races have a lively faith in God and many make a practice of eating him. The very lowest Australian bushfork—the most barbarous perhaps of barbarous creatures—'believe in the existence of a supreme being who is a moral lawgiver and judge.' They even call him 'Father' and worship him in the character of an elderly gentleman. Savages are rarely atheists: like us 'they entertain the larger hope.'

(To be continued.)

註釋：peculiar to 爲……所特有。but no more than flint implements can a sense of……=but a sense of……can be considered……no more than flint implements. rich=rich in learning. mine and thine 我的和我的，等於 the rights of property. laxity=looseness. eighth commandment (舊約中十條誡之第八條爲 Thou shalt not steal. not here have we=we have not here 之強勁語氣。

文 明 的 本 質

陳 獨 譯 註

對於財產之尊重，並非文明社會所特有之情形。禽獸誠然沒有這種尊重心，牠們也沒有石器，野蠻人却二者兼有，因此與禽獸不同，但並不因此而成爲文明之人。石器以及對於財產之尊重，也許就是文明的資產，但財產之觀念也不過同石器一樣被人認爲文明特有之要素之一而已。許多學識豐富及有思想的人都保持與此相反的意見，但威斯特馬克告訴我們說，許多野蠻的部落也和英國公務員一樣具有所有權的觀念。北美的印地安人好像幾乎一直不知道有所謂盜竊之事，等到白人來了之後，（我們對他們很公平地說）極力反對也許就是他們所輸入的一切道德上的放縱行爲，而派遣牧師來提醒印地安人說，凡破壞十條誡中第八條的人將要受到永久的懲罰。然而我們切不可爲對於上帝及來世的信仰祇限於文明人所有——我們所有的第一個特質決不在此。正相反，大多數野蠻的種族對於神都有堅強的信仰，而且都舉行祭祀神的儀式。最低級的澳洲叢林中的土人——他們也許是野蠻人中最野蠻的了——「相信有一最高的主宰存在，那就是道德的立法者，並且也是審判者。」他們甚至於稱之爲「父」，當作一位高尚的耆老來崇拜他。野蠻人很少是無神論者；他們和我們一樣，也「懷着更大的希望。」

今朝



難忘的記憶

默

宏鑿別人問：經三週年！

在友情的傷悼中，又來憶起一個淒麗的故事，雖然；我於內心努力忘却它。但，每逢紀念宏的時候，不能不聯想及這段永遠抹消不掉苦痛的過往……

三年前秋季的一天，（我正在P市H中學）上邊課的時候，忽然被訓育課師叫到待客室去接見一位客人。當我懷着疑問邁進空門的時候，迎面却走過一位陌生的小姐，蒼白的面色中凝着堅定的鎮靜，我滿腹訝異，不知道應該怎樣開口詢問，便疑疑的木立在那裏。

「請問，您是李達仁先生嗎？」這位小姐直目注視我。
「是，我不知道您怎麼稱呼！」我仍然不明白她為甚麼會來找我，我看見她低下頭去，片刻，拾首

向我說到：

「我是與宏的姐姐！」

「哦……」我在一瞥中窺見她面部憂鬱的變化，只應了一聲，再也說不出底下的話了！

心中只感到忐忑不寧，似乎覺到她一定會帶來不祥的消息，我立刻拔腳就走，但她忽然乾脆的說：

「李先生，我不再隱瞞了，吳宏昨天走的時候，叮囑我把這些東西留給您作個紀念！」

我才發見她手中還提着書包，當我把書包接過來的時候，耳邊響亮着那幾句冷冷的話，神經已覺麻木了，兩腿發軟，眼前透出一陣金星，全身再也支持不着頭部過分的重量，一片黑黑襲來，身子便向前傾去，那隱隱尚清的一點體力及微

弱的理智再也不能幫助我搖搖了，只有幾個殘酷放大的字：「吳宏死了！」在深潭裏磨着我的心！

在失去大都知覺昏然中，有一種力量助我在將要整個跌倒中慢慢

直立起來，我像又抓到了中心，隨着旁鴻的扶助半跑到靠椅裡，我用力睜開雙目，憤然苦痛的望着佇立我面前的女孩子，她依舊不動神色的安定，只從她凝視的目光中顯出一種內心的淒然，我個服姊罕有駕

服自己感性的能力，我努力恢復了平靜。我不敢相信這是一一個既事實，宏絕不會這麼快的就離開了人世

我像夢我的病熱紅腫了呢！我像夢我的病熱紅腫了呢！我像夢我的病熱紅腫了呢！

我像夢我的病熱紅腫了呢！我像夢我的病熱紅腫了呢！我像夢我的病熱紅腫了呢！

我像夢我的病熱紅腫了呢！我像夢我的病熱紅腫了呢！我像夢我的病熱紅腫了呢！

我像夢我的病熱紅腫了呢！我像夢我的病熱紅腫了呢！我像夢我的病熱紅腫了呢！

我像夢我的病熱紅腫了呢！我像夢我的病熱紅腫了呢！我像夢我的病熱紅腫了呢！

檢起剛才我失手在地上的書包送給我，便面不同的走了！

我望着她挺直的背影，又擲上一陣辛酸，灑下了抑止多時的淚，伏在椅上痛哭起來！

一切幻夢，過往，哀傷，幽怨等的心情都為我這病牀上將近一個月的日子所遺棄了，並不是我忘掉了它的成功，而是身心雙方軟弱已經不允許我再想起那些，當我扶杖行走的時候，覺得自己非常

空虛了，一個心愛朋友的亡故帶走了所有對人生的興趣及信力，因為我飛走了一個華麗的希望；我是在怎樣期待着盡力酬愛和扶助着那個我堅信未來會對人類有燦爛貢獻的孩子呵！但，但是他不再是這世界上的人了！

親友與師長們都感嘆我的過重感情，而對我承受不住劇烈的病痛，都非常的關切和憐憫，然而我知道他們會批評我太「痴情」，却不值得我惋惜一個青年的才智，或說痛心自己一種希望的失敗，要甚於自己的感情多嗎呀！

我懷着一顆疲憊空洞的心，又刻板的生活在學校裡，望着許多嘻笑活躍的同學們，「死」更成爲一個解不透的謎結在心底換成了一個硬實的扣。我一面感激的接受同學們多方的安慰和幫助，而對一切仍

然的冷寂，無異在拒絕了這些好意，我對人生換了另一種看法，任何都是非常非常的淡然與乏味！

我茫然的被同學們拉去散心的，經常的每個星期六晚間和星期日的

友音

白天遊逛在大街上或商場裡，一天晚上，我不加可否的隨了一個同學進入冷食店，在這已入冬季的時候，我們要了兩份咖啡，當一位女侍送來這飲料時，久已平靜的心忽然過分緊張起來，情感寧靜得我難於呼吸，我抖着手拉開椅子立起，向前面這位面帶微笑的小姐說道：「吳小姐，您……您！您一向是在這裡嗎？」我感自己的聲音是多餘的，但又立刻醒悟到這是多餘。

我失措的僵立着，我看出她的驚異，很快的她又熱視着我，長嘆道：「李先生嗎？您已經另換成一個面形了，是病瘦了您的康健嗎？」我不願旁邊同學的納悶，而向她說道：「這是宏賜給我的，現在我已完全復原了！」

「……」她無言的搖搖頭。我不明白她感到甚麼樣的心情，從她面部的表情裡我決定離開此地，便強扯着那個同學出去，匆忙中我把錢扔在桌上，邁出店門時，我似乎看見她正把手移向臉頰遮飾着，我心底又開始了波動，一時我沉在自己的計劃裡。

第二天，我又恢復了過去熱情的意念，我以為我應幫一個女孩子的逃出黑暗，基於人類的同情上，我是十分的拳誠純潔的，我從來把在能力中援助比我更不幸的孩子當作一件本分內的工作，我預備收回

為宏識走的熱忱，繼續對這和她弟弟有着同一美麗性格的青年，發生了熾烈的希望，但，此刻我的心內，是沒有一點不必要的思想的。

趁在這個假期日——星期一！——又跑到昨夜冷食店的店內。因為今天是休息的日子，生意非常忙碌，我不打算照例，所以只向櫃台走去，那兒正坐着一個富麗的女士，我上前去。

「勞駕，貴店有一位姓吳的女侍嗎？」

「……」她抬頭打量着我，也許一襲樸實的中學生制服引起了她的奇異。

我靜候着回答。

「姓吳的到是有，你找的是那一個呀！」她疑問神秘的笑着說。我一時怔住了。我從未聽到吳宏說過他姐姐的名字，正在這為難的時候，我忽一眼看見宏的姐姐從內室走出。

「吳小姐！」我朗聲招呼她。她驚異的望望我，緊蹙一下眉頭，便走向我來。

「我希望和您談談，您若有工夫的話！」我懇切的。

「李先生，不要忘掉了我是個女招待的身份，我向您說過，忘掉他，自然一切與他有關係的人您都不該再記着！」她冷冷的看着我。

我全身涼却下去，我想不到一腔的熱望換來她無情的幾句話，我翻過的話說：

「我絕不願您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所以要求煩擾您，坦率的說正

是希望您離開這個地方！」

我失望的預備離開，她却走近我。

「謝謝您！」她稍緩和的，李先生，女人要我飯碗，像我這般受高深教育的人，只有走這條路還較為容易，我不會損失了甚麼，並且我不會失，您的意思我瞭解，有機會我自願聽從您的勸告，現在，您請回去，這些地方是過於不適合您的，而且我還有職務啊！」

我載着沉重的心與身，慢慢拖向學校，我苦痛自己的失敗，是上帝不讓我再重新起來嗎？一個學問我重步上人生正途的希望火花又熄滅了，一次受着創傷脆弱的神經，已無力再接第二次，我只有再沉沉下去，但我信得過那個女孩子，她堅定的意志及清晰的頭腦或能不論於前途，這確是我一點的安慰。

日子愉快的把冬天趕走，我因為在校奇劣，便留在班仍重讀一年。先生們因過去我會是個優良的學生，而原諒我的退步，他們熱切的在精神上開導我並助我愉快。假期裏我返回家鄉我備極的直練，求得了父母的恕宥，為了母親的慈淚，及父親的訓戒，想到校中師長的勉勵和愛護，我決心洗掉過去錯誤的思想行動，重新振奮起來。顯然的，這短短二十餘日裡，我有奇速的進步，即連將近半年損失的康健，也漸漸趨於恢復！

同校緊張的生活，使我忘掉了

我。宏在我心底已成為有意義的紀念；像一股暗中的力量，推動我上進。

曾經與我同到冷食店的同學——余明，忽然在一天課間休息的時候告訴我，他在一個親戚家裏看見了「吳小姐！」

「……」這位小姐，命運相當的苦啊……！他不在意的長嘆了一聲，結束了他所要求向我述說的見聞，我不太瞭解這句感嘆的語和惋惜的尾音；是誠意的同情，還是對一級在卑目中貧窮者的憐憫。總之，我是不太舒服，胸間似乎重壓了一塊巨石，我並非說這個女孩子代替病倒的母親去服侍人家；是一種怎樣低廉的工作，而是，還要堅強聰穎的青年，為甚麼不能享受求知的幸福，且在肩及心內同負起生活的担子，和精神的悲怨！一個孤苦的女孩子伴着年老病弱的母親，想要在這蠻黑暗醜惡的人世上，創出自己光明的生路，是過分困難了！

我又重燃起心底的人類互助的意念，我以為這是一個並不分外的舉動，無論如何，我是要再力援助宏一樣的工作！一個經濟來源，然後再預計怎樣去救她微得她的同意。

我審思許久，忽然想到我父親的一個朋友在某女中教書，我特別請他出力，能夠讓宏的姐姐插班進去，至於費用全部，由我負擔，但若她自己肯入學的話，必須向地說是校中對清貧優待才免費。這位

友誼

長輩，對我的熱心，十分贊助，但他似乎有些猜疑青年間某種情誼方面，我無從剖示，也不願意因表白而更引起誤會。

我懷着極大的希望按照金明指示的地點去訪尋她。我敲着門牌號上了台階，當我手放在電鈴的時候，內心是一種爲人而恐懼遭受拒絕的戒心，手有點顫抖。

「開門正是她，一如過去的大方態度及沉着的神情。」
「是誰？李先生！」她驚奇的退後了一步。

「久違了，吳小姐！」我注視着她襤褸的衣襟，和工作時的圍裙，却非常淨潔。

「聽說伯母病了，我希望她已經痊愈了，今天我來是爲了一件事情徵求您的同意！」我接着簡截的說，我知道此種談話最爲她歡迎。

謝爾靈的掛念！原諒我不請您進去；您既然能知道我在這兒，一定也清楚我是甚麼地位。有甚麼事情請說吧？一會，「太太」又會呼喚我的！「她加重「太太」的語氣，嘴角露出一種似高傲而又酸苦的笑容。

這位小姐顯示在我目前首次的笑容，竟是這般令人觸情嗎？我覺得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像一隻手扼着我的喉頭。待我再把目光掃視她時，對方正在抑止不耐煩的逼視着我。

「哦！」我聲嘶的頓了頓，吳小姐，有一個免費入學的機會，不知道您是不是願意試試！」我等着

她的答覆來決定此次使命的成敗，呼吸像是有點急促。

在她那靜視中，那日苦告訴了我她意外的驚喜，但生活畢竟不允許她接受一點優待，她保持着慣常的神態！

「現在，承此家太太的慈心，我們那能寄住在這裡，家母尚病臥在床，以後我自己得到其她地步，不敢想。上學！像我這樣一貧如洗的人，即便能够免費，但是我不能餓着肚子呀！」

這真是個意外，我把事情看得過於簡單，突然，絕大的勇氣衝動着我，傾出我心底決心的話：

「不要想到其他的任何，吳小姐，我們同生爲人，我希望您接受我一點人類互助的義務，只要您願意，我盡可能的幫您走上求學的路途，我有力量這樣做，並不再需要別人」。我覺到自已有點激動臉紅。

「不！」她迅速的，並投過一瞥感激的凝視，但她永遠是那般冷漠的拒絕別人；「宏弟已經承您過分的出力了，他告訴我，您怎樣是不敢浪費您一點力量或時間的，只要您相信我，我還可以以勇敢的生活下去，無論我遭受到怎麼醜陋的難題，我不會毀滅了自己，特別告訴您，我絕不再去碰女侍。她笑笑

「我心領您的一切，就讓時間太多了，再見吧，不希望您再來看我無禮的把我拒在這裡。」

我悵然的矗立了片刻，我沒有再感到甚麼失望，我只加重意識到面前這羣驕勇的門在隔絕着我們，不僅在形體上：是深切的在內心，一個自尊的女孩子應該這樣冷靜拒絕窮人，我原諒她幾次給我的難堪，是貧窮造成了她高傲的母格及態度。我不非難她一部分的錯誤，在如此造成一般青年女性淪於墮落之途的困苦境遇裡，對她少有的毅志及潔身自愛，我只有無限欽敬。

我走在路上，內心充滿了遺憾，我不能伸向一個心目中良好的青年投助一些我忠懇的熱力，甚至最不凡的友誼，我感到，對這女孩子，漸漸的由同情感發生了愛慕，但能得到她的感情，是一件近於幻想的期望了。我第一次在心底升起她的面影，表情及言動，無比的深刻是那成爲直線條的鼻準，及一雙永無靈感內心情感；時常凝視而並不呆滯或無神的眼睛。它們代表了那女孩子的堅強性格。

我掀起了青年本質的熱情，不管怎樣，我想要瞭解她而企圖地能接收我的誠意。真情會感動她，我一定不厭倦的設法讓她走上平坦的生活之路，這是一件多麼艱巨的重担啊！但內心決然爲一個女孩子貢獻所有的力量勇氣，能够助我先成他！

我採取了一個最嚴肅而唯一有的辦法，用筆傾訴了我心底的一切在信箋上，不加思索的把它急速寄掉，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在封皮

上寫了「吳小姐」的字樣。幾天焦急的盼望，有似罪人等待審判，雖然我知道她永遠是拒絕和避免，但我總有一種因尋自己真誠流露而博得她轉念的期望。我就在幾分後悔而又矛盾的心情中煎熬，終於回來了！……我抖着手撕開了，只有稀稀的幾個字：

「李先生：請在星期六下課等着我。」

我茫然的注視着這幾個非常熟練的字體，這上面寫的實在出我意料之外，我不大敢想到將臨的事態，是她的爲我的熱情所感動了嗎？這封簡函反增長了我的不安。

星期六午後，我強壓着一頭迷動疑問的心，聽從着她的命令，和她走出了校門，她一直保守着沉默，我心更加不寧，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打破這沉寂，忽然：

「李先生，言語的貧乏不能表示出我由衷的感激，更不能透露我內疚的抱歉，我只請求作特別原有我！」她聲音例外的振動着顫抖。

我的心也隨着顫抖起來，無聲的，她是在拒絕我！「街道上繁華的景象，更刺激着我的心神，我痛惡這個世界，隔絕了青年人應有的摺合，但我更反感着這位小姐的貧血，而且輕視我的深誠，自尊心讓

我嘲笑我的愚痴，我準備向地辭別

「吳小姐，現在我只有對您的始終的堅決發出敬意，自然，在這



病中

三岩

人世沒有一個能取得您信心的人，我的確過於對別人白擲出自己的真實心意，世界上所有的人們，本來都在毫不互助的生活着，我這種不必要的舉動旁人，實在是多餘而必須引起懷疑，請原諒我的癡癡，我說起您隱隱的永遠生活下去；「恭身為禮，決不猶豫的要轉身走開。」

「哦！李先生！」她吼叫着，我注視着她鮮美莊穆的面孔，現

我病了，而且病得是這樣利害。這是我離開母親五年來的第一次大病。當那服藥後安息時或痛苦時，內心却異樣清楚。種種煩惱和愁緒如澎湃般湧上心頭。假使有母親在世，看見我病得這樣兒，不知要怎樣焦急，怎樣來撫慰我了。想起我所記憶的人一個也不來探問我，雖然自己口裡發狠的說任何人不要來看我，小心扁擔發受傳染，可是我的心實在渴望着有人來。

冬天早晨七時才能天亮。在病榻一恍惚已是十多天了。也是搬到四號不十多天了，四號是一個溫暖的房間。母親在世時我每一個冬天都春這裡養伏。近年來因為要去六號居住外婆的原故，才與這間溫暖房間離別。如今又回來睡在這裡可是情景和心情早已兩樣了。

清晨年離小鳥吱吱與雞鳴啼明聲互相喧奏要是一個陽光熾微的天氣，我的情緒也為之晴朗。若是一個陰霾的風天那更為增加我病中的不快。病中情緒好像比平常格外複雜，好像是怕，又好像是靜。病的第五天才有了轉機，然而輾轉病榻思念故人情境尤為使人難堪。記得一個昏昏想念一個人竟脫口呼喚起她的名字來吧，快些來吧！你知道我現在是多麼渴念着妳呀。轉念到不可能時竟淒然流下無意識無人憐的淚。這是一個不能抑制自己情感的表现。如今思來那是多麼愚蠢幼稚舉動呀！真令人啞然失笑。

出着白。

「李先生！」她又一次淒涼的微笑着。對您的關懷及熱忱，我沒有正心底忘却一刻，我很難發出自己的情緒，數月來一直為您感到不安，我有一點窮愁憊倦的神經過敏，對您的真誠，我自自然不敢錯疑，不過我不能接受！」她溫柔的語調使我停下來，我回味這番話。

「我不是個強，更非無情，痛快說說吧，在心底已經澎湃着對您

高度的友誼，但我有一雙更敏銳的誤未來的眼睛。您告訴我怎樣對您冷淡和無禮。我不是不明白白，的友誼不該因性別及環境，而是像您這般人的一切行動，更要支配在性之下。並且我要證明一個青年在幾無生路的環境裡是否能自強能成自己的志願，我要用刻苦的自強補足社會賦予我的缺憾，人，不過都為了生活，但我們都知道應該活的有點意義和代價，我不幻夢將來有甚麼偉大的成就，我只求掙得了環境的鐵鍊，及對人類有貢獻！」

她從別的聲調聽着地絕大的威力，此刻溢滿在我內心的只是，百分的敬仰，我滿看見她額上的汗濕，臉上却一如往常的寧靜。

我們不自覺的轉入一條僻靜的小巷，我平靜的試問：

「那麼，吳小姐，您是否還愛他了我的真心！」

「別再說了！您好像有甚麼話！」她輕輕的帶點嘆咽。

我如夢了，而視她的目光傳遞給我一種極大的振動，我們無言的對立了半響，我的心像是要衝出喉間，而又似沉入海底。

「做一個結束吧！」她向我伸出手來；我緊握上去。

「記着：她沉痛的「因為我們是兩個不同生活環境的人，一個孤獨的女孩子不能接受「少爺」的好心腸……」她半垂下眼簾。

這「少爺」刺痛着我的心，我緊握着她，用力緊握她的手。

「您我獨自奮力有一天的成功

我要感激您一半暗中的扶助，讓我們在心深處不忘我們久長的友誼，李先生！您有一顆黃金的心永遠保有它來引導您永久的光明吧！

我們相握着手，心的熾熱燃燒着我們苦痛的心，幾許行人走過，投射着驚異的目光。

她露出動人的笑容：「這笑容深刻的印在心底內，有着比淚下更淒涼的淒涼。」向我說道：

「再見吧！各自珍重！」

幫她掙脫出我的掌握，再不回視雖然漸去的時辰，難言的空虛及悵然整個的籠罩着我，我懷着這顆重創的「黃金之心」獨立在那裡，眼睛已經完全濕潤了；

時光過去了三年，這不忘的記憶還像是在昨天，如今，我已久別P市，却從未得着她的消息，我永遠遙望她永遠穩健的生活在人世裡！

你的眼睛 傅冷沙

你的眼睛像柄金鑰匙
唯有它能開啓，我的
終年緊閉的心扉之門
只要你的柔波一閃
我就可以盡吐肺腑，盡在
心靈深處的隱囈
——對你的相思與愛慕

友吾



黑衣僧 (二)

可人譯

「哈哈！倫特！」我笑着說，「你！最不迷信的傢伙！」

「默生，你也無須笑，照像機是不會騙人的！」他由衣袋裡掏出一張像片交給我。

我接在手裏看，只見背景是那座破廟，前面是賈克同曼莉。同時，在賈克身邊有一個穿僧衣的人形，面貌依稀不辨，一隻手扶著賈克的肩膀！

我驚得半刻才道，「也許是膠捲的毛病？」

「那太巧了，默生，不可能！我親眼看見了呢！」

「那麼我怎麼沒有看見？」我質問。

「誰曉得？」他隨即沉默看。

「不可能！」我又說，「這種事不會發生的！」

「我也會那樣想，」他說，「這種事怎能發生？但你手中所拿却是真憑實據。我本是最不信鬼的。我聽說過鬼的像片，但我總認為

那是十分精確的假造品去騙人的。

「底片呢？」我問。

「啊，」他道，「我洗出兩張一看後十分驚怕，不知怎的，我用火柴把底片燒掉了。但，這些都無關緊要。主要的是，我們現在怎麼辦？應該去警告賈克嗎？」

「警告賈克？這是二十世紀呀！別說夢話！」我痛駭着。

「二十世紀！我也這樣想過；告訴你：我曾想了好久，但，看你手中的像片！」他站起身，來往的走着。

「且不管這些，就算是這些都是確而且實的；但，黑衣僧不一定就是預定的。」我道，「我以為不必去告訴賈克。假使他不預示死，告訴賈克，只給他增加無味的悲憂，更或因此而破壞了他的婚事呢！」

我說話時，倫特不住點頭同意，他道，「本來這事我可以視而不見的。但是，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好

了，所以才想起來說說，因為你那天會看見我的慌張了。這張像片就送你吧！任你隨便處置，我還留有一張。」他說完便走去了。

他走後，我呆呆的想了很久，依然是莫明其妙。願手把像片鎖進保險箱，便辦我的事了。

× × × × ×

一天一天的過去，這件事在我腦海中的印象也漸漸的淡而又淡的。

賈克的婚期定為九月。但在八月三十一日，賈克突然離去了人間。當僕人告訴我這事時，我的神經似乎麻木了，只能呆呆的向前看着。

事情是這樣的：賈克在克斯通石礦的邊緣上跌下，於是折頸而死。

克斯通石礦是我們時常經過的地方。那地方對生人是相當的危險。但對賈克等人是毫無危險可言，因為他們熟知避險處的主常當崩潰陷落，而不會去冒險的。

「是倫特先生首先發現他的屍首的，」僕人最後告訴我。我即時聯想到那張像片。如此看來，關於黑衣僧的傳說果然不假！

我立刻跳上車去找倫特。他正在悲痛異常。據他說，他不但看見賈克的屍首，而且是親眼看見這幕慘劇。

「我正由寇恩梯田場回來時，」他道，「我才走進近石礦那條路，便看見賈克在那邊。」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警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十一月廿八日出版

第三卷第四十九期
總號 第二六四號

吾友

(週刊)

每逢星期日出版

發行兼願 堪

編輯者 吾友報社

印刷者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 南(三)局四二八〇

零售：每 期 五 角

訂閱：每月四期 二 元

半年二十六期 十三 元

本外埠一律，郵費在內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信誠銀行

毋臨渴而掘井 宜未雨而綢繆

君欲以「聚蓄而整用」之「事半功倍」的簡易有效方法，達到將來創舉置產的目的；解決日後之老年頤養，子女婚嫁等諸般費用乎？請速 駕臨 郵行 開立

零存整付存款戶，定能為君達到圓滿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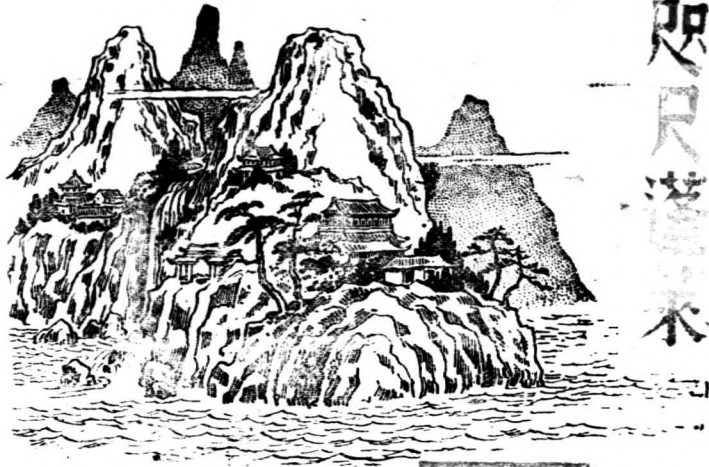
- 一 三年到期欲得壹仟圓每月應繳 七十八元九角九分
- 二 三年到期欲得壹仟圓每月應繳 二十三元四角四分
- 三 三年到期欲得壹仟圓每月應繳 一十二元二角一分
- 四 三年到期欲得壹仟圓每月應繳 二十六元七角五分
- 五 三年到期欲得壹仟圓每月應繳 四十二元六角五分

每月存入國幣壹圓 三年到期可得 六十元零八角六分

古語：「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請君試一行之。

總行：北京正陽門外廊房頭條 電話(三) 二七一〇
 分行：天津興亞三區楊福蔭路 電話(三) 二七一六
 電話(三) 二七四三
 三〇八五

咫尺遠東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新聞紙類

吾友

訂閱：每月四冊 二三元
半年二十六冊 十三元

（郵費在內；外埠函購另加郵費，恕不奉收。）
社址：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胚生家

人體之衰弱。無非因體內精血之虧耗。骨髓之虛。以及各部機能之損壞所致。否則人人可享康樂。雖欲神仙難得。要求長壽非難。故凡衰弱多病之身。能加意調治。遵服現代科學合理補劑之

為舉世無匹之腦器複製劑。其原料名貴可靠。取自古今中外一致奉為珍寶之胚胎素。久奉為補血之肝藥。發軔於補腦生血之各種維他命。補腦益血強壯筋骨之精鐵鈣等。應用科學之精製煉製。其補力之大。無與比倫。簡言之。曰。用先天補物。補後天虧損。是矣。

為男女老幼之最大益。安心常服。問。即尺是。送茶。即尺是。外。何必海。徒增妄想。



自可轉弱為強。長生却病。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

天津：天津路八十號
北京：東直門外大街
上海：南京路
漢口：漢口路
廣州：廣州路
香港：香港路
汕頭：汕頭路
廈門：廈門路
福州：福州路
長沙：長沙路
重慶：重慶路
成都：成都路
昆明：昆明路
西安：西安路
蘭州：蘭州路
西寧：西寧路
銀川：銀川路
迪化：迪化路
哈密：哈密路
吐魯番：吐魯番路
鄯善：鄯善路
庫車：庫車路
阿克蘇：阿克蘇路
喀什：喀什路
和田：和田路
伊犁：伊犁路
塔城：塔城路
阿勒泰：阿勒泰路
石家莊：石家莊路
保定：保定路
張家口：張家口路
包頭：包頭路
太原：太原路
濟南：濟南路
青島：青島路
煙台：煙台路
威海衛：威海衛路
龍口：龍口路
濰縣：濰縣路
周村：周村路
博山：博山路
濟寧：濟寧路
臨沂：臨沂路
德州：德州路
聊城：聊城路
煙台：煙台路
威海衛：威海衛路
龍口：龍口路
濰縣：濰縣路
周村：周村路
博山：博山路
濟寧：濟寧路
臨沂：臨沂路
德州：德州路
聊城：聊城路